

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卓新平 杨富学◎主编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伊斯兰教综述卷一●●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是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丛书涵盖了中国西北地区各类宗教的起源、发展、变迁、衰亡和现状，为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尤其是为宗教学、民族学、敦煌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医药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甘肃民族出版社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伊斯兰教综述卷一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陈垣(1)
回教与中华民族	许品(11)
西北回教问题(上)	白云(15)
西北回教问题(中)	白云(28)
西北回教问题(下)	白云(38)
回族回教辩	王日蔚(42)
陕甘劫余录	单化普(50)
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白寿彝(58)
关于创建清真寺碑	白寿彝(79)
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	(俄)Bretschneider 著 白寿彝译(80)
关于回教与回族的一点意见	陈子翼(87)
回教与回纥	纪颜(89)
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	白寿彝(94)
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概略	马国珍 高万选口述 马茂山 姚慎之 秦献周整理(100)
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起因	马培清(106)
伊斯兰教在中国为什么又称为回教或清真教?	马寿千(112)
回回考辨	罗禹(113)
简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启成(122)
回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	马苏坤(141)
也谈十八世纪哲赫林耶起义的性质	关连吉(148)
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	李松茂(153)
马元章与哲赫林耶教派的复兴活动	马辰(160)
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	杨怀中(178)
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政策	李兴华(239)
从回民不吃猪肉谈起	马汝邻(285)
什叶派对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影响	薛文波(299)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情况	李兴华(328)
试论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的特点	戴康生 秦惠彬(330)
汉型制伊斯兰文物述略	冯增烈(345)
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	李松茂(352)
大伊斯兰主义的起源及其影响	马肇椿(360)

对开展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究的一点意见	牙含章(369)
苏非派与中国门宦	金宜久(372)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	沙秋真(381)
当前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松茂(384)
古代中国穆斯林朝觐的道路	王叔凯(390)
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	王琦 马通(393)
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资料调查研究的设想	杨怀中(406)
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传播	马启成(426)
唐代的番客	杨怀中(449)
明清之际我国回族等族伊斯兰教新特点的形成	李兴华(481)
略论一七八一年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反清起义	贾东海(493)
我国西北地区何以穆斯林居多	薛文波(498)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陳垣

今日講演此題，適遇回曆一三四五年齋月第一日，事極湊巧。二十年前，余即有意編纂中國回教志。其總目如下：

- (一) 宗教志
- (二) 典禮志
- (三) 氏族志
- (四) 戶口志
- (五) 寺院志
- (六) 古蹟志
- (七) 金石志
- (八) 經籍志
- (九) 人物志
- (十) 大事志

經師 卓行 政績 武功 文苑 方術 雜流 列女

(附) 中回曆對照年表

歷代哈里發世系表

唐宋遼大食交聘表

元明清回回科第表

但以關於戶口寺院金石諸門，非實際調查不可。而中國回教團體，組織不完備，調查殊感困難，故此書至今尚未完全成功。近又思縮小範圍，改變體例，名為中國回教史。今晚所講，即其中之一部分。

欲知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應先知中回曆法之不同。回曆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為一年，並無閏月。若以中曆與之對算，則每經三十年即差一年，百年即差三年，一千年應差三十年矣。故摩訶末之生卒，及創教年代，與乎回教在中國情形若照中曆計算，則無不錯。然中國人言回教者，對此多不注意。宋人所著癸辛雜誌，清人所著西陲要略，及

近人所著新疆禮俗志等，皆論及回曆，而均言其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西域聞見錄、回疆通志等，則又謂其以三百六十四日為一年。長春西遊記、查慎行人海記、徐松水道記等，則均誤以回曆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周密癸辛雜誌則以回曆十二月十日之禮祀節為歲首。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則誤以為土魯蕃回曆一〇八三年之貢表在順治十一年。據池北偶談，則實在康熙十二年。由此可知欲治中國回教史，必先明白回曆與中曆不同始。

元長春西遊記以元太祖十六年辛巳（一二二一）十一月四日為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六一八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也。

清查慎行人海記（正覺樓叢書本）以康熙己丑八月初三日為回回歲朝；（己丑八月為回曆七月，乙丑八月為回曆十月）；此誤以回曆一〇九六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而刻本又誤乙丑為己丑也。

清徐松水道記以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為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一二三四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也。

宋周密癸辛雜誌以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正月十二日為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六八三年十二月十日禮祀節為歲首也。

問回教何時入中國，多數言隋開皇中。「隋開皇中」四字見舊唐書大食傳，舊唐書本之賈耽四夷述。然此四字係述摩訶末先代之情形，非謂其教此時入中國。

又回曆紀元，明以來皆謂始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西五九九）其誤，因洪武十七年甲子採用回曆時，為回曆七百八十六年，由此按中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故有此說。若按回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則實為唐武德五年壬午（西六二二）與開皇己未說，相差至二十三年。此二十三年，為研究中國回教源流者一大癥結。今年為回曆一三四五年，若由今年按中曆上推一三四五年，當為陳後主至德元年（西五八三）則相差至四十年矣。明乎此，方可言回教何年入中國。

中國回教書中有一部極鄙俚而極通行之書，名曰回回原來，又名曰西來宗譜。其言回教入東土之始，謂始自唐貞觀二年，識者多鄙此書為不足信。然一考其說之由來，亦由誤算年數，非有意作偽可比。所謂貞觀二年者，實永徽二年也。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何以知為始，因唐代外使來朝，向有銅魚之制，雌雄各一，銘其國名，置於彼國，見唐會要。其初次通使者當無此，故知為始來。貞觀二年與永徽二年適差二十三年，其說本不謬，特誤算耳。舊唐書大食傳又謂永徽二年大食使來，自言有國三十四年，已歷三主。今考永徽二年，為回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與三十四年之說不合。據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則永徽六年大食再朝貢，大食傳蓋誤以永徽六年使者之言為永徽二年使者之言也。永徽六年為回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正回教第三代哈里發（教主）奧白蠻在位之時，有鄙著中回曆對照表，及歷代哈里發世系年表可參考。總之，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唐永徽二年（西六

五一）始。廣州北門外有韓歌思崇，回教人認爲始至中國之人；其墓碑謂建於貞觀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說例之，此墓當亦爲永徽三年所建。

大食在唐宋間與中國之關係，殆如今日之英美，明時之葡萄牙。當時外國來華之海船，以波斯大食爲最多。太平廣記論波斯大食商胡之事，輒侈言其豪富。舊唐書鄧景山傳言田神功兵掠揚州，波斯大食商胡死者數千人。揚州一處如此，則其人數之多可想。

中國典籍記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確者，當推杜佑通典。佑之族子杜環，天寶間曾隨高仙芝西征，居西域十二年，從海道由廣州歸國。所作經行記，今不傳，然通典常引用之。茲擇錄其一二：

大食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升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通典引杜環經行記。）

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其大食法者，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爲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同上）

此種記載在唐以後中國書中言回教者，實未見有此清楚。所謂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大秦法，景教也。

回教有著名之碑，在陝西西安禮拜寺。是碑題唐天寶元年戶部員外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號 回教入中國史略

郎兼侍御史王鉞撰。天寶元年爲西曆七四二年，較建中二年（西七八〇）所立之景教碑，尚早四十年。此碑若真，其價值可想。然其碑文語意，純是宋明以後語，與唐人語絕不類，其書法亦非宋明以前書法；且譯摩訶末爲謨罕默德，尤爲元末明初人譯音。此節下文說明之。以此知此碑爲明時所造。然唐時著名人物極多，何以碑用王鉞名字？王鉞名譽并不好，大唐詔令集有賜王鉞自盡詔；若謂明人作僞，何必託之王鉞。且舊唐書王鉞傳，天寶元年，鉞正爲戶部員外郎兼御史，其前後一二年，則不是此官，可見年代官職，並不錯誤。吾因此事，蓄疑有年，後在全唐文發見王鉞有上玄宗捨宅爲觀表，言宅在城南安化門內。竊疑此碑或卽王鉞捨宅爲觀時所建。後此觀入於回教人之手，乃就原碑磨改爲回教寺碑，而仍用天寶元年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王鉞銜名入石也。

杜環經行記所記大食王告衆語，絕似道教之太上感應篇文。王鉞捨宅而成之道觀，後又入於回教人之手，亦宗教史上極有趣味之問題也。唐時回教勢力占領中亞細亞之先後，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及冊府元龜，卽可知其形勢。冊府元龜開元六年吐火羅，七年安國，俱密國，康國，十五年吐火羅等，均有爲大食侵略，向唐請兵之語體表文。據此等表文，可知大食當時對待異教國增稅之重。而戰將屈底波之名，亦於此時見知於唐。然唐對於各國之請援，均未之許。由此知唐人於大食情況，極爲瞭然，不敢輕於用兵也。

唐人不獨不願與大食結怨，肅宗時且曾借大食兵以平安史之亂，其

後更有主張連大食以抗吐蕃者。通鑑言：貞元二年李泌主結大食以抗吐蕃，言：「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代與吐蕃為仇，故知其可結。」此等見解，全因當時與大食交通頻繁，習聞外事所致。經行記言在大食見有京兆人樊淑、劉泚，河東人樂還、呂禮等。通鑑言：天寶以來，胡客留長安者四千人，恐今日東交民巷外僑未有此衆。

總之，唐與大食關係密切，就拙著唐時大食交聘表，由永徽二年（西六五一）至貞元十四年（西七九八）百四十八年間，正式遣使之見於記載者，已有三十七次。其遺漏未及記載者，當更不止此。

至於五代時，回教無大事可記，且時代亦短，但其中頗有足資談柄者。唐時有大食人李彥昇成進士，五代時亦有波斯人李珣，兄妹皆有才名。

黃休復茅亭客話：「李四郎名玳，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玳舉止文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為業，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惟道書藥囊而已。」

何光遠鑑誠錄：「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珣校書鸚鵡者，錦城煙月之士也。與李生常為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

異域從來不亂常，
李波斯強學文章；
假饒折得東堂桂，
胡臭薰來也不香。」

楊慎詞品：「李舜絃，李珣妹，為王衍昭儀。饒詞藻，有鴛鴦瓦上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詞云：

鴛鴦瓦上警然聲，
書寢宮娥夢裏驚；
元是我王金彈子，
海棠花下打流鶯。」

今花間集選李珣詞不少，李珣集名瓊瑤集。吾因李珣弟李玳，以鬻香藥為業，尹鶚詩又有「胡臭薰來也不香」句，因而聯想到舊唐書李漢傳有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事。珣疑為李蘇沙後人。李時珍本草綱目引李珣海藥本草謂為肅代時人。然吾觀海藥本草所引有段成式西陽雜俎，則珣必在段成式後，其為五代時世業香藥之李珣無疑。然則珣并知醫，與元末回回詩人丁鶴年之兼擅醫術同，亦回回風俗也。吾有李珣海藥本草輯本。又圖繪寶鑑稱李舜絃夫人能畫，不獨能詩，亦才女也。南漢後主劉鋹亦娶波斯女，賜名媚豬，不似李舜絃之溫雅矣。

至於宋代，關於回回教史料甚多。其與他代特異者，則每以佛的名稱施於回回教。如：

周去非嶺外代答：「麻嘉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

朱彥萍洲可談：「廣州蕃坊，蕃人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或云其先嘗事瞿曇氏，受戒勿食豬肉，至今蕃人，但不食豬肉而已。」

方信孺南海百詠：「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凡六百十五丈。（？）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一號。下有禮拜堂。」
趙汝适諸蕃志：「大食王與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

一削髮剪甲歲首清齋念經一月每日五次拜天。」

岳珂程史：「番禺有海獠，尙鬼而好潔，平居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鑿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

鄭所南心史：「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

麻霞勿爲閩廣語，卽摩訶末之異譯，下文說明之。宋時市舶之利甚溥，爲當時收人之一大宗。廣州泉州尤盛。漢回通婚之事亦恆見。

粵海關志引宋會要，紹興七年，大食大商蒲亞里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納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

五代時國主喜納波斯女，而宋時宦族亦愛嫁大食人。遼時大食國王請婚，亦曾以公主嫁之。阿薩蘭回鶻亦曾娶遼公主，均見遼史。可見五代遼宋時與回通婚一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至宋與大食信使之往還，具詳吾所作之遼宋大食交聘表。由遼天贊三年（西九二四）至宋開禧間（西一二〇七）凡二百八十四年，正式遣使見於記載者三十九次。宋史所闕，可以文獻通考所載補足之。

宋與大食之通使，多由海道。遼與大食之通使，多由陸路。遼宋時回回國境，蓋盡占中亞大陸也。遼既嘗與大食通婚，故後爲金所侵。耶律大石乃率兵西去，遣回鶻王書曰：「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所

以然者，亦以與大食有姻誼耳。其後卒建國於回回地，號西遼，凡八十八年，始爲元人所滅。大石女名普速完，曾權國稱制，在位十四年，吾因其名普速完，疑其曾奉回教也。

至於金代與回教之關係，記載頗缺乏，然劉祁歸潛志稱南渡將帥著名者有郭阿里。就其名觀之，其爲回回教人無疑。歸潛志又載一事，云牙席帶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將其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牙席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席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據此，則金時回回人固有以武功顯者矣。

至於元時，回回人勢力尤大，著錄於元史氏族表者逾百人，瞻思著述至十餘種，丁鶴年則現尙有丁孝子集行世也。黑迭兒則爲今北京宮城之創建人。一時不能盡述。可參觀拙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又元典章元史刑法志多提及回回人詞訟，並云「哈的大師只掌教念經，回回詞訟交有司問。」可知回回人之衆，至順鎮江志詳載當時鎮江各色人戶口。試列爲細表，則可知當時回回人與各色人比例之確數。

關於回回名稱的起原，研究者頗不乏人，如錢大昕李光廷丁謙均有所論列。其實實由回紇轉變而來，列表於左：（第一表）（甲）行，爲摩尼教時代之回鶻。（丙）行，爲改從阿薩蘭教之回鶻。（乙）行，爲非阿薩蘭教之回鶻。觀此可知回回名目，由回鶻轉變到回回之次第。但上所引諸書，有一名互用，及後人誤改者。如同一外五，秋澗集以之代表非回

回，郝經集則以之代表回回，是也。

回教本名伊蘭，然伊悉爛之名，早見於唐代册府元龜及唐書西域傳。中亞細亞國王之名阿悉爛者多有，阿悉爛之異譯，如次表：(第二表)

至於回回教之名稱，各代不同。列表如次：(第三表)

回回教徒之名稱，各代譯音亦不同。列表如次：(第四表)

第一表

(甲) 回紇——回鶻

(唐) 唐元和以後

(乙)

回鶻——回鶻
(遼五代史) (宋金元史)

外五 秋潤集

偉兀 歐陽圭齋集

畏兀兒 元史

畏兀兒 元史

黑韃事略 癸辛雜誌 心史

回紇 西遊記 西遊錄 元史

回回 宋史兵志 心史

外五 郝經集

(丙)

阿薩蘭回鶻——回回
(遼史)

第三表

唐經行記 (宋諸蕃志) 明初瀛涯勝覽 (明)
大食法——大食教度——回回教門——回回教

天方教 (明)
清真教 (明) 回教 (今)

第二表

阿悉爛 (唐書) 伊悉爛 (唐書)
阿薩蘭 (遼史) 阿思懶 (遼史)
阿斯蘭 (宋史) 阿昔蘭 (元史)

大石馬 (長春西遊記)

答失蠻 (元史)

至元辨僞錄 (至元辨僞錄)

達失蠻

至正岳廟碑 (至正岳廟碑)

達識蠻

(唐册府元龜)

摩訶末名稱各代譯音亦不同列表如次：

(劉) 祁北使記 (耶律) 西遊錄
 沒速魯蠻 — 謀速魯蠻 — (元史) 木速兒蠻 — (今) 穆士林
 (遼史) 木速蠻
 普速完 (長春西遊記) (元史) 木速蠻
 (金史) 蒲速幹 鋪速滿

摩訶末名稱各代譯音亦不同列表如次：

(唐經行記) (唐賈耽四夷述) (宋嶺外代答) (元史) (元末明初)
 暮門 — 摩訶末 — 麻霞勿 — 馬合麻 — 謨罕葛德

杜環經行記之暮門，有連下文都字讀為暮門都者，如辛卯侍行記等是也。經行記原文為「其大食王暮門都此處，一言大食王名暮門，都於此處也。麻霞勿之名，始見於嶺外代答。諸蕃志因之，非閩粵音不能得其解也。明史於天方傳稱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於默得那傳，則稱其初國王謨罕葛德，前後相隔不過一葉，殊異若此，則撰明史西域傳者之回教知識可知也。謨罕葛德之譯，最早見於元至正八年，定州禮拜寺碑。其次則為泉州清淨寺至正九年碑。至廣州懷聖寺至正十年碑猶稱馬合麻。先是回回二字，以名稱族，不以名教。定州至正八年碑，始以回回二字與教并提，然尚未有回回教三字合稱也。清淨寺懷聖寺碑，更未嘗以回回二字與教并提，仍稱大食而已。可知一名詞之成立，亦經若干時之蛻化而成。則天寶元年碑之謨罕葛德，其為明人手筆，尙有何疑義。又如大食之名，起於唐初垂拱間，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多氏」，開元間慧

超往五天竺國傳作「大寔」，皆由漢「條支」二字蛻化而來，而今本任昉述異記乃有大食之記載。任昉梁人，何得來大食二字，其為唐以後人所竄入無疑。

至於明代回回教，乘元代之後，由中亞東來之回回人，散居中國已及百年。以武功著者固多，其讀書應舉者亦不少。僅以元統癸酉（西一三三三）進士題名錄計，回回進士，一科已有十人，其盛可想。明初詔譯回回天文書，主其事者，即翰林院編修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明太祖文集有翰林院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永樂間派三寶太監下西洋，所謂三寶太監者，即回回人鄭和也。近雲南昆陽發見李至剛撰馬公墓誌銘，馬公即鄭和之父，名哈只，哈只者，回人以稱曾朝方者也。碑言馬公二子，次子和，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監太監云。同時回回人給事宮廷者甚多。武宗曾納回回女為妃，事詳野獲編及藝海珠塵之武宗外紀，不具述。癸巳存稿野獲編又有正德間禁宰豬記載，皆與回教有關係者也。陸容菽園雜記又有載回回人尊孔事，此為中國回教特別情形，與其他外來

宗教不同。其言曰：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唯一天字，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

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

唯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見中國人修齋設醮，則笑之。

此詩是否爲回回人所著不可知。然七脩類稿引之，殊域周咨錄亦引之。菽園雜記著於弘治間，則其說流傳亦古。雲南之有孔子廟，本爲回回人瞻思丁所創建。明末王岱輿著清真大學，亦模倣儒書。雍正間劉智著天方性理，又雜以宋儒色彩。凡此皆中國回教特異處，其原因由於讀書應舉，不便顯違孔教也。然因此之故，明人對於回教，多致好評。政府亦從未有禁止回教之事，與佛教摩尼教耶穌教之屢受政府禁止者，其歷史特異也。

元明內地回教雖盛，然新疆諸地改從回教之先後，則不可不加以研究。新疆今視爲回疆，然在明初，土魯番哈密猶奉佛教。永樂六年（西一四〇八），土魯番番僧來朝，猶授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其非回教可知。至成化五年（西一四六九），其酋阿力遣使來貢，自稱速檀，則已改從回教矣。永樂間鄭和由海道往西洋，陳誠由陸路往哈烈，經過土魯番，猶謂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哈密原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族雜居，嗣爲土魯番所據，始盡從回教。至於天山北路，伊犁等處，清初猶奉佛教，

此事別詳拙著新疆諸地改從回教考，今不能詳。

清人待回教徒至虐，故回教徒叛清之事亦特多。計自乾隆中葉，至光緒初，中間不過百年，回教徒之叛清者凡五次。今考清代官書之關於回亂者，敘其書名卷數如下：

一、蘇四十三之亂，有蘭州紀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

二、馬明心之亂，有石峯堡紀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

三、張格爾之亂，有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八十卷。嘉慶二十五年。

至道光九年。

四、杜汶秀之亂，有平定雲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咸豐五年至光緒五年。

年。

五、阿古柏之亂，有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咸豐五年。

至光緒十四年。

拙著中國回教志之大事志，即記載此項事件。

爲書四百九十卷，且時七十一年。然則謂乾嘉道咸同光六朝，無一朝無回教徒之動亂可也。蓋自乾隆二十三年平定大小和卓木後，清廷氣燄薰天，以爲天下莫予毒。暴官汚吏，遍佈回疆，宗室侍衛，格克無藝。魏源撰聖武記，志在頌揚威德，然於道光重定回疆記，乃有「各城大臣，威福自出，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之言。回人不堪其虐，不能不奮臂而起矣。此本屬政治範圍，與宗教無涉。然清代學者對於回人，亦多蔑視。顧炎武日知錄謂「回回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

杭世駿道古堂集謂「回回念禮齋課，日無虛夕，異言奇服，不齒齊民。」學者之立論如此，官吏之橫暴又如彼。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無怪其屢次動亂也。唯今日五族共和，且同為弱小民族，可以免此。

至於回教勢力，雖經清人屢次戮殺，其勢不少衰。今將回教勢力傳播之原因，略舉如下：

- 一、商賈之遠征；
- 二、兵力之所屆；
- 三、本族之繁衍；
- 四、客族之同化。

第一項為唐時中國始有回教，及宋元時回教繁盛之原因。

第二項為唐時中亞細亞各國及宋明時新疆各地改從回教之原因。

第三項為元明以後，中國回族繁盛之原因。

第四項為在中亞及新疆之蒙古後裔改從回教之原因。

第一第二原因不奇。第三原因，為回教所獨。其始因有飲食習慣不同，不便與異教通婚，其民族遂自為風氣。世代相傳，改宗不易，與其他宗教之父子兄弟信仰或殊者不同。又習慣上可以有二妻，民族之繁衍自易。第四原因，尤為回教特色，故中世紀時，雖被蒙族兵威所征服，而蒙人後裔，竟漸次為回教勢力所薰陶，其同化力之強，不可思議。四項原因之外，尚有兩原因：

- 一、回教在中國不傳教；
- 二、回教不攻擊儒教。

因不傳教，故不惹異教人之嫉視。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爭之

歷史，在中國回教史上無有。故唐會昌中毀佛，外來各教，均遭波及；而回獨守門羅主義，千年來元氣不傷。

又因向不攻擊儒教，如上文所論，回教徒對於孔子，獨致尊崇；故能與中國一般儒生，不生惡感。從未聞回教有受人攻擊，如唐韓愈之闢佛，明沈灌之參天主教者。苟無清朝官吏之苛待，不至有陝甘新疆雲南之事件發生。則回教勢力之保全，尚不止此。

至關於中國回教史之研究，除前述中回曆之不同外，尚有二事，為回教作者之通病，不可不注意：

一、引書不檢原本。凡考證家引書通例，必該書原本已佚，無可尋檢，始據他書所引以為證。同時並須聲明係據何書所引，不能直稱引用原書。如杜環經行記已佚，吾人引用經行記，只可從通典所引。若其書未佚，即當檢閱原書，不能據他書轉引以為足。又有一記載，必有一起原。如明代諸書所述海外各國，多本於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二書。二書所述，係隨鄭和下西洋者所親聞見。此後如明一統志如吾學編等所述西洋各國，即本之二書。吾人引用明一統志及吾學編時應先知其說之所自出。明萬曆間行人司行人嚴從簡曾著一書，名殊域周咨錄，係類集檔案而成，今頗少見，余藏有寫本。明人言回教者，既誤認回教為隋時傳入，又因殊域周咨錄有天方默德那傳，於是回教著作中，每發現一奇異書名，其名為何？即隋書殊域志五字，或隋書殊域志周咨錄八字是也。其始所引，當係曾見殊域周咨錄，又理想隋書必有記載，遂並引隋書。其後展轉引用，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號 回回教人中國史略

不檢原書，遂成此奇異書名。一若隋書中實有殊域志者。故今有一鑒定回教史籍是否可信之捷訣，即凡開卷有引用隋書殊域志此奇異書名者，即謬陋不足據之書也。

二、任意改竄古本 凡考證家引用古書，爲行文方便，刪節字句，原無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竄，仍稱出自原書，眩人耳目。又一代有一代譯名，如前述摩訶末謨罕慕德等譯名，一望即知其爲某時代所譯。又如如德亞及猶太等名，一望即知其爲天主教所譯，抑清耶穌教所譯。後人翻刻古書，應仍原譯，或附注說明亦可。然不能任意改竄原文，致失原來面目。

今回教人翻印書籍，輒任意增改，如雍正間劉智著天方至聖實錄，耶穌之名，原作爾撒，近印實錄，竟有改刻爲耶穌者。又如乾隆間金天柱撰清真釋疑，後人有補輯者，竟將原書竄亂改編，至不辨誰爲金氏原文，誰爲後人補輯。甚至翻刻古碑，亦時有此病。前述天寶元年碑，其一例也。凡此皆考究回教史者所當注意。并望回教人士，此後翻刻書籍，應保守原本勿改也。拙著有回教漢文著述表，爲中國回教志中經籍志之一部，今從略。

(原載《東方雜誌》第 25 卷第 1 号 1928 年)

回教與中華民族

許品

回教是誰也不能否認最前進最積極最入世最重理想的宗教，它是偉大莊嚴而有永恆不滅的價值，在人類奮鬥的歷史上，開着光明燦爛的花，在神聖的中華民族自衛抗戰中，佔着重要的位置。目前全國回教軍民對於抗戰的表現特別顯著，並且特別的普遍，這就是精誠團結共禦外侮的好現象，也就是取得最後勝利先聲。因此我們更應該對回教有進一步的了解，樹立起更正確的認識。

一 回族的由來

關於回族的由來，徵諸歷史，回教人民為匈奴氏羌突厥的混血種。匈奴番衍於大漠南北，氏羌居於四川甘肅青海西藏，史記西南夷傳說：「自蜀以西，冉駝東北，君長以十數，氏類也」，西漢趙充國伐羌移其民族於野城，三國時，魏徙武都氏於秦州以御蜀，西晉以後，入居關中，符氏姚氏石氏皆其後裔，隋唐以後，突厥回紇高車相繼稱雄西北，和漢族時和時離，後來分裂為二部，一部遷徙歐洲，建立今天的匈牙利國。唐時突厥一系的沙陀有功，賜姓曰李，李克用李存勗父子，結果能替唐復仇，推倒朱梁，建功立後唐，不但如此，就是後漢的劉知遠，後晉的石敬瑭，也都是突厥人，以回人漢人遠在南北朝時代已同宗混血，只有信仰的不同，而無種族的區別了。

關於回教名稱的成立，是許多史學家所研究爭辯的焦點，不

過普通說起來，就是外國的伊斯蘭教，在隨唐時由水陸二路傳入中國水路從阿刺伯來到廣州，史稱隋文帝曾為賽爾得宛哈帥在廣州建立懷恩寺，這是中國最先建立的一個回教寺院；陸路從波斯（伊明），經中亞細亞傳到西域（新疆），當時居住在這一方面的都是回紇人，他們就漸次的信了伊斯蘭教，也就因為回紇人信仰的多，伊斯蘭教就被簡稱作了回教，關於回回的名稱的變演，吾國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援菴先生立過一個表：



由上表中即可知「回回」名目，從回鶻轉變的源淵。不過這裏所稱的回回是信仰阿薩蘭教的回鶻人，並非宗教的名稱，定州禮拜寺元至正八年碑才正式引用。至正為元順帝年號，所以回教名稱的成立，是在元朝的末年。

吾國今日的回教，至少可分為老教派新教派和新新教派等派，老教派不重視漢文，只注重讀阿刺伯文；新教派崇拜劉一齋先

生，劉先生是金陵人，爲回教中知名的文人，生平著述頗多；新派主張一切遵照可蘭經，其他如可蘭經不相同的學說一概不贊。此外馮雲亭先生可稱作過激的學者，馬先生主張拿漢文解釋經典，承認儒家忠孝仁愛的思想和回教哲學相同。所以回教中有守舊的，也有復古的，也有革新的，不過觀察歷史進化的趨勢，權度利益的輕重，回教是應該隨着不同的時代，在教義上有着不斷的進步。

現在內地人民信賴回教的頗多，除此之外，尚有漢回纏回哈回布回塔回。漢回也稱東干人，和漢人生活習慣完全相同，多住在甘肅青海新疆等地，纏回因爲頭纏白布而得此名，這就是畏兀兒人，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稱的回紇人，他們的大部住在新疆的天山南路。哈回是哈薩克人。布回就是布魯特人。塔回就是塔吉克人。這些人多是古代突厥人的後裔，此外因唐宋元明通商關係，留居在中國波斯人阿剌伯人也都信仰回教，所以現在中國的回教徒是宗教成分多而種族成分少，並且其中的絕大多數是內地固有的人民。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蔣委員長在甘肅青海回教國宣傳團，代表西北回教軍民舉行獻馱典禮席上說：「中國的回教同胞除一部分來自西域外，其餘大多數是內地固有的人民，實際上不過是信仰的不同，並沒有種族的分別」。

二 回教教義與中華民族思想

一 儒回思想的溝通

儒回思想相同的地方頗多，一般回教名流如馮雲亭先生溝通儒回思想的努力，已有了很大的成績。歷代中國的帝王對於回教的提倡，更是特別的熱心。史稱唐太宗貞觀時曾遣使到阿刺伯去

訪問，阿刺伯使者還聘，太宗問其國王信以何爲先，使者答稱除正三綱五常之外，別無奇政。這所謂「正三綱五常」，和儒家政治倫理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明懷慶府府志記有回教徒的一首詩：「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事實，眼前無日不春風」，很可以看出回教徒對於儒家空虛實際的思想頗表羨慕，因此儒回思想上向少衝突。雲南孔子廟是回教徒瞻思丁所首創，更可證明儒回思想融洽的一般。

二 愛國思想

回教是愛國的宗教，同樣也是愛好和平服從正義的宗教，穆罕默德說：「愛國心是道領的一半」，這就是說所有國民所應盡的責任，回教徒至少都要盡到。穆罕默德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是榜樣於世，從不輕舉妄動，動必有命有其時有其理，實力充足，環境許可，是他出動的時候。保障正義，抵抗侵略，是他應盡的責任。他的聖諭：「你們勿希罕遇敵，惟求主賜安寧，如患敵人來，只有堅忍抗戰，險決的永生，你在劍刃之下」，和可蘭經所說：「作怨於爾者，爾如其怨以報之，爾衆、畏主，須知其宰惟敬之民是助」，都和我們應盡的抗戰理由相吻合，都在告訴我們說：快用全力來戰，戰後背正義破壞和平的強盜，不避犧牲來實現自由和平等！

三 尊崇道德

酗酒和淫亂是玷污人類的二大罪惡。因爲無限制縱飲酒，消耗了很有用的食糧，作成了許多不倫不類的事情。因爲淫亂的行爲，發生了許多不幸的殺案，添了社會不少的悲哀的成分，歷代帝王君主因爲崇愛后妃不事朝政而亡國的也頗不乏人，但回教——這個偉大的宗教——自始就以這事爲戒，在他們的教友中見不到酗酒的事情，「醉酒是不潔淨的」，在他們的教友中看不到淫

亂或一夫多妻的現象，「淫奔和通奸處以用石擊死的刑罰」的，他們重視道德，和我們重視的傳統道德觀念一樣，並無二致。

四 忍辱負重

中華民族對於忍耐二字素有功夫，歷史中像「小不忍則亂大謀」和「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一類教訓人的話，不知有多少。歷年來受倭寇慘痛壓迫，而為和平一忍再忍，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功夫，目前軍民抗戰為救國而堅忍犧牲，更顯示偉大中華的國魂，可蘭經上說：「當忍辱負重，謹守疆界，敬畏真宰，期獲善果，而登天國一，「真宰惟助堅忍者」和「爾輩有堅忍者二百，可以勝敵二千，緣彼敵不知正義」，真可以鼓勵我們更努力更奮鬥，的確，整個中華民族所表現的都是忍辱負重的精神。

二 倭寇的陰謀和今後同胞應有的努力

倭寇處心積慮，九一八以後，就在近東各國大肆宣傳他的和平主義，作廣大不利於我們的宣傳，他們利用駐外公使館領事館作機關，收買各地報張雜誌作喉舌，更以各地浪人作走狗，以埃及首府開羅（Cairo）為中心，大倡「日本民族尊重回教」的口號。欲得五萬萬回教民衆的同情，東京建築清真寺，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最近他們在東京用土耳其，阿刺伯，波斯，印度等方言發行雜誌及畫刊，輸入近東各國作宣傳，同時在我西北各省煽動誘惑，虛偽地推崇回教，並積極的對回教同胞大吹大擂，以圖造成同胞的傾日觀念。韃靼回古班阿利在日本主持的新日本通訊，遼寧出版的密爾里貝拉克新報，就是用回文作着這樣的工作。敵人現在額濟納旗密派的特務工作人員，正在以回教團體的名義潛入西北活動，推行其買好煽惑和離間的工作，敵人對我

西北同胞所施離間挑撥的奸計，我們當然不應再左顧右盼猶豫不定的拖延下去。今後我們大家都要：

（一）認清敵人的陰謀 回教教義所重視的是全民族的大團結，而不是要在全民族裏集合清一色，信奉回教的人民，形成另一個民族。現在新疆回教同胞總數雖有二百多萬，但仍不過佔全國回教同胞總數的二十分之一，並且新疆信奉回教的維哈等族，人數本來不多，在那地廣人稀的地方，生計自然也不成什麼問題，他們除了為傳教目的以外，到內地來居住的人很少，所以中國回教同胞的絕大多數是內地原有的人民，和近東各國的回教徒只有宗教信仰的關係，沒有政治經濟的關係，和天主教的國際關係絕不一樣。

總理列寧血統語言生活宗教及風俗習慣，是造成民族的原因，中國回教同胞仍血統和非回教同胞沒有什麼差別，除籍貫一部同胞操回語，蒙藏一部同胞操蒙藏語外，其餘大部都是操國語或方言，他們的生活和我們一樣，也是農工兵學商都有，並沒有在一般同胞以外，另成一個系統，就是他們的風俗習慣，除了宗教信仰的特點以外，也和一般同胞沒有絲毫的差別。所以中國回教信徒根本不是單獨的一個民族，也根本不能單獨構成一個民族，是很顯然的，我們應該稱回教，不應該稱「回族」，更不應該稱「回教民族」。對國家是「國民」，對宗教是「信徒」。對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是我們大家的信念，凡是破壞我們信念的，就是我們的敵人，現在日本就正作着這種離間的工作，我們認清這個「毀棄和平」，「破壞正義」，「侵我疆土」，「殺我同胞」的大敵，遵照回教教義，奮起抗戰，收復失地，把回教優點貢獻到全民族，使它發揚光大，而成全民族的優點。

（二）注意回教的五功 念禮齋認朝五功，是回教真精神的